

中国古典文化精华

徐霞客游记

◆ [明] 徐宏祖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化精华

徐霞客游记

(上)

[明]徐宏祖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化精华

徐霞客游记

(下)

[明]徐宏祖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霞客游记/(明)徐宏祖著.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1.10

(中国古典文化精华/吴兆基,武春华主编)

ISBN 7-5387-1596-7

I.徐… II.徐… III.①游记—中国—明代②历史地
理—中国—明代 IV.K9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8671 号

徐霞客游记

作 者:徐宏祖

责任编辑:刘德来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北京昌平环球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3400 千字

印 张:445 印张

版 次:2001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5000 册

书 号:ISBN 7-5387-1596-7/I·1530

定 价:450.00 元(全套)

前 言

徐弘祖,字振之,号霞客,明朝南直隶江阴(今江苏江阴)人。生于明万历十四年(公元 1586 年),卒于崇祯十四年(公元 1641 年)。

徐霞客出身于一个富足的家庭,当时的明王朝已日薄西山,农民起义风起云涌。年轻的徐霞客也曾想顺应世俗,通过科举而取得高官厚禄。但在应试失败之后,徐霞客决心摆脱名利的束缚,将注意力投向自己所感兴趣的事业。他在研习地理、历史典籍中,发现了很多的疑点。为了“问奇于名山大川”,他于 22 岁开始了出游。在以后 30 多年的时间里,徐霞客东渡普陀,北历京冀,南涉闽粤,西达陕西,西南至云贵,其足迹遍山西、河北、陕西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贵州、云南等地。

《徐霞客游记》是徐霞客在旅行的间隙用日记体写成的。它详尽地记载了各地的山川、水流、风俗、人情,并涉及当地的矿业、手工业、边防等,是后人了解明朝社会后期状况的纪实性著作。《粤西游日记》、《黔游日记》、《滇游日记》等记述了我国西南地区广泛分布的岩溶地貌,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。

《徐霞客游记》不仅是一部地理学巨著,而且是一部文辞十分优美的游记。即使没有到过某地,只要读过《徐霞客游记》,你也会感觉身临其境,各种奇景一一展现在你的眼前。

编 者

2001 年 11 月

目 录

游天台山日记(浙江台州府)·····	(1)
游雁荡日记·····	(3)
游白岳日记(徽州府休宁县)·····	(5)
游黄山日记·····	(7)
游武夷山日记(建宁府崇安县)·····	(10)
游庐山日记·····	(13)
后游黄山日记·····	(16)
游九鲤湖日记(兴化府仙游县)·····	(18)
游嵩山日记(河南府登封县)·····	(21)
游太华山日记(西安府华阴县)·····	(24)
游太禾山日记(即武当山,湖广襄阳府均州)·····	(26)
闽游日记·····	(29)
后游闽日记·····	(32)
后游天台山日记·····	(36)
后游雁荡日记·····	(40)
游五台山日记(山西太原府五台县)·····	(44)
游恒山日记(山西大同府浑源县)·····	(47)
西南游日记一(浙江、江西)·····	(49)
西南游日记二(湖广)·····	(90)
西南游日记三(广西)·····	(143)
西南游日记四(广西)·····	(195)
西南游日记五(广西)·····	(244)
西南游日记六(广西)·····	(289)
西南游日记七(贵州)·····	(341)

西南游日记八(贵州)·····	(358)
记游太华山·····	(374)
记滇中花木·····	(376)
记游颜洞·····	(376)
西南游日记九(云南)·····	(377)
西南游日记十(云南)·····	(393)
西南游日记十一(云南)·····	(417)
西南游日记十二(云南)·····	(433)
西南游日记十三(云南)·····	(443)
西南游日记十四(云南)·····	(460)
西南游日记十五(云南)·····	(475)
西南游日记十六(云南)·····	(492)
西南游日记十七(云南)·····	(517)
西南游日记十八(云南)·····	(536)
西南游日记十九(云南)·····	(554)
西南游日记二十(云南)·····	(574)
西南游日记二十一(云南)·····	(590)
西南游日记二十二·····	(608)
盘江考·····	(620)
江源考·····	(623)

游天台山日记(浙江台州府)

癸丑之三月晦 自宁海出西门，云散日朗，人意山光，并有喜态。三十里至梁隍山。闻此地於菟夹道，月伤数十人，遂止宿焉。

四月初一日 早雨行十五里，路有歧，马首西向台山，天色渐霁。又十里，抵松门岭，山峻路滑，舍骑步行。自奉化来，虽越岭数重，皆循山麓，至此迂回临陟，俱在山脊。而雨后新晴，泉声山色，往复创变。翠丛中山鹃映发，令人扳历忘苦。又十五里，饭箸竹庵。山顶随处种麦。从箸竹岭南行，则向国清大路。适有国清僧云峰同饭，言此抵石梁，山险路长，行李不便，不若以轻装往，而重担向国清相待。余然之。令担夫随云峰往国清，余与莲舟上人就石梁道。行五里，过箸竹岭。岭旁多短松，老干屈曲，根叶苍秀，俱吾闽门盆中物也。又三十余里，抵弥陀庵。上下高岭，深山荒寂。恐藏虎，故草木俱焚去。泉轰风动，路绝旅人。庵在万山凹中，路荒且长，适当其半，可饭可宿。

初二日 饭后，雨始止。越潦拔岭，溪石渐幽。二十里，暮抵天封寺。卧念晨上峰顶，以朗霁为缘，连日晚霁，并无晓晴。及五更，梦中闻明星满天，喜不成寐。

初三日 晨起，果日光烨烨。决策上顶。数里至华顶庵。又三里，为太白堂。俱无可观。闻堂左下有黄经洞，乃从小径，二里，俯见一突石，颇觉秀蔚。至则一发僧结庵于前，恐风自洞来，以石瓮塞之矣，大为叹惋。复上太白，循路登绝顶，荒草靡靡，山高风烈。草上结霜高寸许，而四山回映，琪花玉树，玲珑弥望。岭角山花盛开，顶上反不吐色，盖为高寒所勒耳。仍下华顶庵，过池边小桥，越三岭，溪回山合，木石森丽，一转一奇，殊嫌所望。二十里，过上方广，至石梁，礼佛昙花亭，不暇细观飞瀑。下至下方广，仰视石梁飞瀑，忽在天际。闻断桥、珠帘尤胜。僧言饭后行，犹及往返。遂由仙筏桥向山后越一岭，沿涧入八九里，水瀑从石门泻下，旋转三曲。上层为断桥，两石斜合，水碎迸石间，汇转人潭；中层两石对峙如门，水为门束，势甚怒；下层潭口颇阔，泻处如闸，水从凹中斜下。三级俱高数丈，各极神奇。但循级而下，为曲所遮，不能望尽。又里许，为珠帘水，水倾下处甚平阔，其势散缓，滔滔汨汨。余赤足跳草莽中，猱木缘崖，莲舟不能从。暝色四下，始返。停足仙筏桥，观

石梁卧虹，飞瀑喷雪，几不欲卧。

初四日 天山一碧如黛，不暇晨餐，即循仙筏上昙花亭。石梁即在亭外，梁阔尺余，长三丈，架两山凹间。两飞瀑从亭左来，全桥乃合流下坠，雷轰河隘，百丈不止。予从梁上行，下瞰深潭，毛骨俱悚。梁尽，即为大石所隔，不能达前山，乃返。过昙花，入上方广寺。循寺前溪，复至隔山大石上，坐观石梁。为下寺僧促饭，乃去。饭后，十五里，抵万年寺，登藏经阁。阁两重，有南北经两藏。寺前后多古杉，悉三人围。鹤巢于上，声嘹唳，传山谷间。是日，予欲向桐柏宫，觅琼台双阙，路多迷津，遂谋向国清。国清去万年四十里，中过龙王堂；每下一岭，予谓已在平地，及下数重，势犹未止。始悟华顶之高，去天非远！日暮，入国清，与云峰相见，如遇故知。与商探奇次第，云峰言：名胜无如两岩，虽远，可以骑行。先两岩而后桃源，抵桐柏，则翠壁、赤城可一览收矣。

初五日 有雨色，不顾。取寒、明两岩道，由寺向西门觅骑。骑至，雨亦至。五十里，至步头，雨止，骑去。二里，入山，峰紫水映，木秀石奇，意甚乐之。一溪从东阳来，势甚急，大若曹娥。四顾无筏，负奴背而涉，深过于膝，移渡一涧，几一时。三里，至明岩。明岩为寒山、拾得隐身地。两山回曲，《志》所谓八寸关也。入关，则四围峭壁如城。最后，洞深数丈，广容数百人。洞外，左有两岩，皆在半壁；右有石笋突耸，上齐石壁，相去一线，青松紫蕊，蓊苾于上，恰与左岩对，可称奇绝。出八寸关，复上一岩，亦左向。来时仰望如一隙，及登其上，明敞容数百人。岩中一井，曰仙人井，浅而不可竭。岩外一特石，高数丈，上跂立如两人，僧指为寒山、拾得云。入寺，饭后云阴溃散，新月在天，人在回崖顶上，对之清光溢壁。

初六日 凌晨出岩，六七里至寒岩。石壁直上如劈。仰视空中，洞穴甚多。岩半亦有一洞，阔八十步，深百余步，平展明朗。循岩右行，从石隘仰登岩坳，有两石对耸，下分上连，为鹊桥，亦可与方广石梁争奇，但少飞瀑直下耳。还饭僧舍，觅筏渡溪，循溪行山下，一带峭壁巖崖，草木盘垂其上，多海棠紫荆，映荫溪色，香风来处，玉兰芳草，随地不绝。已，至一山寨，石壁直插涧底；涧深流驶，旁临无地。壁上凿孔以行，孔中仅容半趾。逼身而过，神魄为动。自寒岩十五里，至步头，从小路向桃源。桃源在护国寺旁，寺已废，土人茫无知者。随云峰莽中曲路行，日已堕，无投宿处，乃复问至坪头潭。潭去步头仅二十里，今从小路返，

迂回三十余里，宿。信桃源误人也！

初七日 自坪头潭行曲路中，三十余里，渡溪入山。又四五里，山口渐狭，有馆曰桃花坞。循深潭而行，潭水澄碧，飞泉自上来注，为鸣玉涧。涧随山转，人随涧行。两旁山皆石骨，攒峦夹翠，涉目成赏，大抵胜在寒、明两岩间。涧穷路绝，一瀑从山凹泻下，势甚纵横。出，饭馆中，循坞东南行，越两岭，寻所谓“琼台”、“双阙”，竟无知者。去数十里，访知在山顶，与云峰循路扳援，始达其巅。下视峭削环转，一如桃源，而翠壁万丈过之，峰头中断，即为双阙，双阙所夹而环者，即为琼台。台三面绝壁，后转即连双阙。予在对阙，日暮不及复登，然胜已一日兼收。遂下山，从赤城后还国清，已三十里矣。

初八日 离国清，从山后五里，登赤城。赤城山顶圆壁特起，望之如城，而石色微赤。岩穴为僧舍凌杂，尽掩天趣。所谓玉京洞、金钱池、洗肠井，俱无甚奇。

游雁荡日记

自初九日别台山，初十日抵黄岩。日已西，出南门步行三十里，宿于八岙。

十一日 二十里登盘山岭 望雁山诸峰，芙蓉插天，片片扑人眉宇。又二十里，饭入荆驿。南涉一溪，见西峰上缀圆石，奴辈指为两头陀，余疑即老僧岩，但不甚肖。五里过章家楼，始见老僧真面目：袈衣秃顶，宛然兀立，高可百丈。侧一小童，伛偻于后。自章家楼二里，山半得石梁洞；洞门东向，门口一梁，自顶斜插于地，如飞虹下垂。山梁侧隙中层级而上，高敞空豁。坐顷之，下山。由右麓逾谢公岭，渡一涧，循涧西行，即灵峰道也。转入山腋，两壁峭立亘天，危峰乱叠，如削如攒，如骈芝，如怒笋，如笔之卓，如幞之欹。洞有口如卷幕者，潭有碧如澄醴者。双鸾、五老之形，联肩接翼。里许抵灵峰寺。循寺侧登灵峰洞，峰中空，特立寺后，侧有隙可入。由隙历磴数十级，直至窝顶，则窅然平台圆敞，中有罗汉诸像。坐玩至暝，返寺。

十二日 饭后，从灵峰右趾觅碧霄洞。返旧路，抵谢公岭下；南过响岩，五里至净名寺路口。入觅水帘谷，乃两崖相夹，水从崖顶飘下也。出谷五里，至灵岩寺。绝壁四合，摩天劈地，曲折而入，如另辟一世界。

寺居其中，南向，背为屏霞嶂。嶂顶齐而色紫，高数百丈，阔亦称之。嶂之最南，左为展旗峰，右为天柱峰。嶂之石腋，介于天柱者，先为龙鼻水。龙鼻之穴，从石罅直上，略似灵峰洞而小，穴内石色俱黄紫，独罅口石纹一缕，青紺润泽，颇有鳞爪状。自顶贯入洞底，垂下一端如鼻，鼻端孔可容指，水自内滴下注石盆。此嶂右第一奇也。西南为独秀峰，小于天柱，高锐不相下。独秀之下为卓笔，高半独秀，锐亦如之。两峰南凹，轰然下泻者，小龙湫也。隔龙湫，与独秀相对者，玉女峰也。顶有春花，宛然插髻。自此过双鸾，即极于天柱。双鸾止两峰，并起。峰际有僧拜石，袈裟伛偻，肖矣。由嶂之左腋，介于展旗者，先为安禅谷，谷即屏霞之下岩。东南为石屏风，形如屏霞，高阔各得其半，正插屏霞尽处。屏风顶有蟾蜍石，与嶂侧玉龟相向。屏风南去，展旗侧褶中，有径直上，磴级尽处，石阨限之。俯阨而窥，下临无地，上嵌崿峒。外有圆穴二，侧有长穴一。光自穴中射入，别有一境，是为天聪洞。则嶂左第一奇也。锐峰叠嶂，左右环向，巧变百出，真天下奇观！而小龙湫下流，经天柱、展旗，桥跨其上，山门临之。桥外含珠岩，在天柱之麓，顶珠峰在展旗之上，此又为灵岩之外观也。

十三日 出山门，循麓而右，一路崖壁参差，流霞映采。高而展者，板嶂岩。岩下危立而尖夹者，为小剪刀峰。更前，重岩之上，一峰亭亭插天，为观音岩。岩侧则马鞍岭，横亘于前，鸟道盘折，逾凹右转，溪流汤汤，涧底石平如砥。沿涧深入，约去灵岩十余里，过常云峰，则大剪刀峰介立涧旁。剪刀之北，重岩陡起，名连云峰。从此环绕回合，岩穷矣。龙湫之瀑，轰然下捣潭中，岩势开张峭削，水无所着，腾空飘荡，顿令心目眩怖。潭上有堂，相传为诸诤那观泉之所。堂后层级直上，有亭翼然面瀑，踞坐久之。下饭庵中，雨廉纤不止。然余已神飞雁湖山顶，遂冒雨至常云峰。由峰半道松洞外，扳绝磴三里，趋白云庵，人空庵圯。一道人在草莽中，见客至，望望去。再入一里，有云静庵，乃投宿焉。道入清隐，卧床间数十年，尚能与客谈笑。余见四山云雨凄凄，不能不为明晨忧也。

十四日 天忽晴朗，乃强清隐徒为导。清隐谓湖中草满，已成芜田，徒复有他行，但可送至峰顶。予意至顶，湖可坐得，于是入捉一杖，跻攀深草中，一步一喘。数里，始历高巔。四望白云，迷漫一色。平铺峰下。诸峰朵朵，仅露一顶，日光映之，如冰壶瑶界，不辨海陆。然海中玉

环一抹，若可俯而拾也。北瞰山凹壁立，内石笋森森，参差不一。三面翠崖环绕，更胜灵岩。但谷幽境绝，惟闻水声潺潺，莫辨何地。望四面峰峦累累，下伏如丘垤，惟东峰昂然直上，最东之常云，犹堪比肩。导者告退，指湖在西腋一峰，尚须越三尖。余从之，及越一尖，路已绝；再越一尖，而所登顶已在天半。自念《志》云：荡在山顶，龙湫之水，即自荡来。今山势渐下，而上湫之涧，却自东高峰发脉，去此已隔二谷，遂返而东。望东峰之高者趋之，连舟疲不能从。由旧路下，余与二奴东越二岭，人迹绝矣。已而山愈高，脊愈狭，如行刀背；又石片棱棱怒起，每过一脊，即一峭峰，皆从刀剑隙中攀援而上，如是者三。但见境不容足，安能容湖？既而高峰尽处，一石如劈。向惧石锋撩人，至是且无锋置足矣。踌躇崖上，不敢复向故道。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级，遂脱奴足行滕四，悬崖垂空，先下一奴，余次从，意可得扳援之路。及下，仅容足，无余地。望岩下斗深百丈，欲谋复上，而上岩亦嵌空三丈余，不能飞陟。持布上试，布为突石所勒，忽中断，复续悬之，竭力腾挽，得复登山岩。出险，还云静庵，日渐西。主仆衣履俱敝，寻湖之兴衰矣。别清隐，复至龙湫，则积雨之后，怒涛倾注，变幻极势，轰雷喷雪，大倍于昨。坐至山暝，始出南行。四里，宿能仁寺。

十五日 寺后觅方竹数握，细如枝。林中新笋，大可径寸，柔不堪杖，老柯斩伐殆尽矣！遂从岐度四十九盘，遵海而南，逾窑岙岭，往乐清。

游白岳日记（徽州府休宁县）

丙寅岁，余同浚阳叔翁，于正月二十六日至徽之休宁。出西门，其溪自祁门县来，经白岳，循县而南，至梅口，会郡溪入浙。循溪而上，二十里，至南渡。过桥，依山麓十里，至岩下，已暮，登山五里，借庙中灯，冒雪蹑冰，二里，过天门。里许，入榔梅庵。路经天门、珠帘之胜，俱不暇辨，但闻树间冰响铮铮。入庵后，大霰作，浚阳与奴子俱后。予独卧山房，夜听水声如屋溜，竟不能成寐。

二十七日 起视，满山冰花玉树，迷漫一色。坐楼中，适浚阳并奴至，乃登太素宫。宫北向，元帝像乃百鸟衔泥所成，色黧黑，像成于宋，殿新于嘉靖三十七年，庭中碑文，世庙御制也。左右为王、赵二神将殿，

俱雄丽。背倚玉屏，前临香炉，峰峰突起数十丈，如覆钟，未游台、荡者或奇之。出庙左至舍身崖。转而上为紫玉屏，再西为紫霄崖，俱危耸杰起。再西为三姑峰、五老峰。文昌阁据其前，五老比肩，不甚峭削，颇似笔架。返榔梅，循夜来路，下天梯，则石崖三面为围，上覆下嵌，绝似行廊。循岭而行，泉飞落其外，为珠帘水。嵌之深处，为罗汉洞，外开内伏，深且十五里。东南通南渡崖，尽处为天门崖。石中空飞突，正如閤闾，人出入其间。门外乔楠中峙，蟠青丛翠。门内石崖一带，珠帘飞洒，奇为第一。返宿庵中，访五井、桥崖之胜。羽士汪伯化，约明晨同行。

二十八日 梦中闻人言大雪，促奴起视，弥山漫谷矣。余强卧。已刻，同伯化蹑屐，二里，复抵文昌阁。览地天一色，虽阻游五井，更益奇观。

二十九日 奴子报云开，日色浮林端矣。急披衣起，青天一色，半月所未睹。然寒威殊甚，方促伯化共饭。饭已，大雪复至，飞积盈尺。偶步楼侧，则香炉峰正峙其前。楼后出一羽士曰程振华者，为予谈九井、桥岩、傅岩诸胜。

三十日 雪甚，兼雾浓，咫尺不辨。伯化携酒至舍身崖，饮睇元阁。阁在崖侧，冰柱垂垂，大者竟丈。峰峦灭影，近若香炉峰，亦不能见。

二月初一日 东方一缕云开，已而大朗。浔阳以足裂留庵中。予急同伯化蹑西天门而下。十里，过双溪街，山势已开。五里，山复渐合，溪环石映，佳趣益溢。三里，由溪口循小路入，越一山。二里，至石桥岩。桥侧外岩，高亘如紫霄。岩下俱因岩为殿。山石皆紫，独有一青石龙蜿蜒于内，头垂空尺余，水下滴曰龙涎泉，颇如雁荡龙鼻水。岩之右，一山横跨而中空，即石桥也。飞虹垂蛛下，下空恰如半月。坐其下，隔山一岫特起，拱对其上，众峰环峙，较胜齐云天门，即天台石梁，止一石架两山间，此以一山高架，而中空其半，更灵幻矣！穿桥而入里许，为内岩。上有飞泉飘洒，中有僧斋，颇胜。还饭于外岩。觅导循崖左下，灌莽中两山夹涧，路棘雪迷，行甚艰。导者劝予趋傅岩，不必向观音岩。予恐不能兼棋盘、龙井之胜，不许。行二里，得涧一泓，深碧无底，亦龙井也。又三里，崖绝涧穷，悬瀑忽自山凹挂下数丈，亦此中奇境。转而上跻，行山脊二里，则棋盘石高峙山巅，形如擎菌，大且数围。登之，积雪如玉。回望傅岩，岌岌云际。由彼抵棋盘亦近，悔不从导者。石旁有文殊庵，竹石清映。转东而南二里，越岭二重，山半得观音岩。禅院清

整，然无奇境，尤悔覩面失傅岩也。仍越岭东下，深坑、石涧四合，时有深潭，大为渊，小如臼，皆云龙井。不能别其孰为五，孰为九，凡三里。石岩中石脉隐隐，导者指其一为青龙，一为白龙，予笑领之。又乱崖间望见一石嵌空，有水下注，外有横石跨之，颇似天台石梁。伯化以天且晚，请速循涧觅大龙井。忽遇僧自黄山来，云：“出此即大溪，行将何观？”遂返。里余，从别径向漆树园行，巖石乱流间，返照映深水，一往幽丽。三里，跻其巔。予以为高埒齐云，及望之，则文昌阁犹巍然也。五老峰正对阁而起。五老之东为独耸寨；循其凹而出，曰西天门。五老之西为展旗峰。由其下而渡，曰芙蓉桥。予向出西天门，今自芙蓉桥入也。望三姑之旁，犹辨日色，遂先登，则落照正在五老间。归庵已晚餐矣。相与追述所历，始知大龙井正在大溪口，足趾已及，而为僧所阻，亦数也！

游黄山日记

初二日 自白岳下山，十里，循麓而西，抵南溪桥。渡大溪，循别溪，依山北行。十里，两山峭逼如门，溪为之束。越而下，平畴颇广。二十里，猪坑。由小路登虎岭，路甚峻。十里，至岭；五里，越其麓。北望黄山诸峰，片片可掇。又三里，为古楼坳，溪甚阔，水涨无梁，木片弥布一溪，涉之甚难。二里，宿高桥。

初三日 随樵者行，越岭二重，下面复上。又越一重，两岭俱峻，曰双岭。共十五里，过江村。二十里，抵汤口，香溪、温泉诸水所由出者。折而入山，沿溪渐上，雪且没趾。五里，抵祥符寺。汤泉在隔溪，遂赴池浴。池前临溪，后倚壁，三面石甃，上环石如桥，汤深三尺，时凝寒未解，汤气郁然，水泡池底汩汩起，气本香冽，黄贞父谓其不及盘山。以汤口、焦村孔道，浴者太杂，遽也。浴毕，返寺。偕僧挥印登莲花庵，蹶雪循涧以上。涧水三转：下注而深泓者，曰白龙潭；再上而停涵石间者，曰丹井。井旁有石突起，曰药臼、曰药桃。宛转随溪，群峰环耸，木石掩映，如是一里，得庵，僧印我他出，不能登其堂。堂中香炉及钟鼓架，俱天然古木根。予返寺，宿。

初四日 兀坐听雪溜竟日。

初五日 云气甚恶，余强卧至午起。挥印言慈光寺颇近，令其徒引

过汤池。仰见一崖，中悬鸟道。两旁泉泻如练。予即从此扳跻上；泉光云气，撩绕衣裾。已转而右，则茅庵上下，磬韵香烟，穿石而出，即慈光寺也。寺旧名朱砂庵。比丘为予言：“山顶诸静室，径为雪封两月。今早遣人送粮，山半，雪没腰而返。”余兴大阻，由大路二十里下山，遂引被卧。

初六日 天气甚朗。觅导各携筇上山。过慈光寺，从左上。石峰环夹，其中石级为积雪所平，一望如玉。棘木茸茸中，仰见群峰盘结，天都独巍然上挺。数里，级愈峻，雪愈深，其阴处冻雪成冰，坚滑不受趾。予独前，持杖凿冰，得一孔，置前趾，再凿一孔，以移后趾。从行者俱循此法得度。上至平冈，则莲花、云门诸峰，争奇竞秀，若为天都拥卫者。由此而入，绝巘危崖，尽皆怪松悬结，高者不盈丈，低仅数寸。平顶短鬣，盘根虬干，愈短愈老，愈小愈奇，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。松石交映间，冉冉僧一群从天而下，俱合掌言：“阻雪山中已三月，今以觅粮勉到此。公等何由得上也？”且言：“我等前海诸庵，俱已下山，后海僧路尚未通，惟莲花洞可行耳。已而从天都峰侧攀而上，透峰隙而下，东转，即莲花洞路也。”予急于光明顶、石笋缸之胜，遂循莲花峰而北，上下数次，至天门。两壁夹立肩摩，高数十丈，仰面而度，阴森悚骨。其内积雪更深，凿级上跻，过此，得平顶，即所谓前海也。由此更上一峰，至天平缸。缸之兀突独耸者，为光明顶。由缸而下，即所谓后海也。盖天平缸阳为前海，阴为后海，乃极高处。四面皆峻坞，此独若平地。前海之前，天都、莲花二峰最峻，其阳属徽之歙，其阴属宁之太平。予至天平缸，欲望光明顶而上，路已三十里，腹甚枵，遂入缸后一庵。庵僧俱踞石向阳，主僧曰智空，见客色饥，先以粥饷。且曰：“新日太皎，恐非老晴。”因指一僧谓予曰：“公有余力，可先登光明顶而后中食，则今日犹可抵石笋缸，宿是僧处矣。”余如言登顶，则天都、莲花并启其前；翠微、三海环绕于后。下瞰绝壁峭岫，罗列坞中，即丞相原也。顶前一石伏而复起，势若中断，独悬坞中。上有怪松盘盖。余侧身扳踞其上，而浔阳踞人顶相对，各跨胜绝。下入庵，黄粱已熟。饭后，北向过一岭，踣踞菁莽中，入一庵，曰狮子林，即智空所指宿处，主僧霞光，已待我庵前矣。遂指庵北二峰曰：“公可先了此胜。”从之。俯窥其阴，则乱峰列岫，争奇并起；循之西，崖忽中断，架木连之，上有松一株，可扳引而度，所谓接引崖也；度崖，穿石罅而上，乱石危缀间，构木为室，其中亦可置足，然不如踞石下窥更雄胜。

耳；下崖，循而东，里许，为石笋缸，缸脊斜亘，两夹悬坞中，乱峰森罗，其西一面，即接引崖所窥者。缸侧一峰突起；多奇石怪松，登之俯瞰壑中，正与接引崖对，峰回岫转，顿改前观。下峰，则落照拥树，谓明晴可卜。踟蹰归庵，霞光设茶，引登前楼。西望碧痕一缕，余疑山影，僧谓山影夜望甚近，此当是云气。余默然，知为雨兆也。

初七日 四山雾合。少顷，庵之东北已开，西南腻甚。若以庵为界，即狮子峰亦在时出时没间。晨餐后，由接引崖践雪下。坞半一峰突起，上有一松，裂石而出，巨干高不及二尺，而斜拖曲结，蟠翠三丈余，其根穿石，上下几与峰等，所谓龙松是也。扳玩移时，望狮子峰已出，遂杖而西。是峰在庵西南，为案山。二里，蹶其巅，则三面拔立坞中，其下森峰列岫，自石笋接引，两坞迤邐，至此环结，又成一胜。登眺间，沉雾渐爽，急由石笋缸北转而下，正昨日峰头所望阴森径也。群峰或上或下，或巨或纤，或直或欹，与身穿绕而过，俯窥辄顾，步步生奇。但壑深雪厚，一步一悚。行五里，左峰腋一窠透明，曰“天窗”。又前，峰旁一石突起，作面壁状，则“僧坐石”也。下五里，径稍夷，循涧而行。忽前涧乱石纵横，路为之塞。越石久之，一阙新崩，片片欲堕。始得路，仰视峰顶，黄痕一方，中间绿字，宛然可辨，是谓“天牌”，亦谓“仙人榜”。又前，鲤鱼石；又前，白龙池。共十里。一茅庵出涧边，为松谷庵旧址。再五里，循溪东西行，又过五水，则松谷庵矣。再循溪下，溪边香气袭人，则一梅亭。梅正发，山寒积雪，至是始芳！抵青龙潭，一泓深碧，更会两溪，比白龙池势既雄壮，而大石磊落，奔流乱注，远近群峰环拱，亦佳境也。返餐松谷，往宿旧庵。予初至松谷，疑已平地。及是询之，须下岭二重，二十里方得平地，至太平县共三十五里云。

初八日 拟寻石笋奥境，竟为天夺。浓雾迷漫，抵狮子林，风愈大，雾亦愈厚。余欲急趋炼丹台，遂转西南。三里，为雾所迷。偶得一庵，入焉，雨大至，遂宿此。

初九日 逾午少霁。庵僧慈明甚夸西南一带峰岫不减石笋缸，有“秃顶朝天”、“达摩面壁”诸名。余拉得阳蹈乱流至壑中，北向即翠微诸峦，南向即丹台诸坞，大抵可与狮峰竞驾，未得比肩石笋也。雨踵至，急返庵。

初十日 晨雨如注，午少止。策杖二里，过飞来峰，此天平缸之西北岭也。其阳坞中，峰壁森峭，正与丹台环绕。二里抵台。一峰西垂，

顶颇平伏。三面壁翠合沓，前一小峰起中坞，其外则翠微峰、三海门踞股拱峙，登眺久之。东南一里，绕出天平山下，雨复大至，急下天门。两崖隘肩，崖额飞泉，俱从人顶泼下。出天门，危崖悬叠，路缘崖半，比后海一带森峰峭壁，又转一境。“海螺石”即在崖旁，宛转酷肖，来时忽而不察，今行雨中，颇稔其异，询之始知。已趋大悲庵，宿悟空上人处。

十一日 上百步云梯。梯磴插天，足趾及腿，而磴石倾侧嵒岬，兀兀欲下。前时以雪掩其险，至此骨意俱悚。上云梯，即登莲花峰道。又下，转山峰侧而入，即文殊院、莲花洞道也。以雨色不止，乃下山，入汤院，复浴。由汤口出，二十里，抵芳村；十五里，抵东潭。溪涨不能渡而止。黄山之流，如松谷、焦村，俱北出太平，即南流如汤口，亦北转太平入江。惟汤口西有流，至芳村而巨，南趋岩镇，至府西北与绩溪会。

游武夷山日记(建宁府崇安县)

二月二十一日 出崇安南门，觅舟。西北一溪自分水关，东北一溪自温岭关，合注县南，通郡省入海。顺流三十里，见溪边一峰横欹，一峰独耸，余沓而瞩目，则欹者幔亭峰，耸者大王峰也。峰南一溪，东向而人大溪者，即武夷溪也。冲佑宫傍峰临溪。予欲先抵九曲，然后顺流探历，遂舍宫不登，逆流而进。流甚驶，舟子跣行溪间以挽舟。第一曲，右为幔亭峰、大王峰，左为狮子峰、观音岩。而溪右之濒水者曰水光石，石上题刻殆遍。二曲之右，为铁板嶂、翰墨岩，左为兜鍪峰。而板嶂之旁，崖壁峭立，间有三孔，作“品”字状。三曲右为会仙岩，左为小藏峰、大藏峰。大藏壁立千仞，崖端穴数孔，乱插木板如机。一小舟斜架穴口，木末号曰“架壑舟”。四曲右为钓鱼台、希真岩，左为鸡栖岩、晏仙岩。鸡栖岩半有洞，外隘中宏，横插木板，(宛然榭榱。下一潭深碧，为卧龙潭。其右大隐屏、接笋峰，左更衣台。)天柱峰者，五曲也。文公书院正在大隐屏下。抵六曲，右为仙掌岩、天游峰，左为晚对峰、响声岩。回望隐屏、天游之间，危梯飞阁悬其上，不胜神往！而舟亦以溜急不得进，还泊曹家石。登陆，入云（窝，排云）穿石，俱从乱崖中宛转得路。窝后即接笋峰；峰骈附于大隐屏，其腰横两截痕，故曰“接笋”。循其侧石隘，路磴数层，四山环翠，中留隙地如掌者为茶洞。洞口由西入，口南为接笋峰，口北为仙掌岩。仙掌之东为天游，天游之南为大隐屏。诸峰上皆峭绝，